

©姜贻斌 著

# 孤独的灯光

姜贻斌中篇小说集

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孤独的灯光

姜贻斌中篇小说集

姜贻斌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独的灯光：姜贻斌中篇小说集 / 姜贻斌著. --

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9.12

ISBN 978-7-5404-9414-8

I. ①孤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89186 号

## 孤独的灯光

GUDU DE DENG GUANG

作者：姜贻斌

出版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徐小芳 向朝晖

封面设计：汪 勇

内文版式：刘晓霞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长沙鸿和印务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 mm×1000

字 数：408 千字

印 张：25.75

版 次：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：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9414-8

定 价：68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## 目 录

孤独的灯光 / 001

不安分的季节 / 036

老炸药库 / 077

飞翔的姿势 / 118

枯黄色草茎 / 162

窑 祭 / 181

恋爱谋划者 / 208

女人草 / 240

女人不回头 / 272

裸 夜 / 298

鬼哭凹 / 338

牛皮篮球 / 371

# 孤独的灯光

送你一盘鸭，吃了会想家。  
还有一碟菜，天天有人爱。  
配上一碗汤，一生都健康。  
再来一杯酒，爱情会长久。  
加上一碗饭，恋人永相伴。

(摘自张茜茜发来的短信息)

我要说的这个故事，你也许非常感兴趣，也许，不会感兴趣。

这都没有关系。

你肯定没有听说过张茜茜这个女人吧？这当然不能怪你，我以前也不晓得。后来，我竟然差一点跟她成了情人——如果我的立场不坚定的话。

跟情人相处是一件叫人既幸福又拖泥带水的事情，一般是要死要活地相爱一段时间，闹到最后，则不欢而散。

我当然想有一个情人，既幸福而又不拖泥带水，这却是不可能的。我早就明白，上帝是一个爱开玩笑的老家伙，他既然给了你幸福，那一定还会赐予你痛苦的。所以，我时时防备着跟女人打交道时，不得有防线上的溃堤。

冬季的某天晚上，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突然叫我吃饭，说有一位女士认识我。他说到一位女士时，哈哈地大笑起来，好像他晓得我跟这位女士有什么暧昧关系样的。其实，我跟这个远房亲戚的交道并不多。他年纪比我小几岁，却像游击队员一样，几年前还在这个城市，突然又从这个城市消失了，再也没有了联系，现在呢，又突然出现了。

我马上赶过去，我的亲戚把在座的人一一介绍给我。这位戴眼镜的先生是谁谁谁，这位穿绿色毛衣的女士是谁谁谁……当介绍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人时，那个女人却大方地自我介绍，说她叫张茜茜，并说好些年前在某某地方见过我一面，说她一直记得，而我肯定不记得了。

我看了看张茜茜，脑壳里的确没有印象，就抱歉地笑笑：“哦，哦。”

张茜茜大约四十多岁——在座的三个女人都四十多岁了，徐娘半老了——唯有这个张茜茜虽然也皱纹满面，但年轻时的那些乖态，仍然在顽强地做着最后的挣扎。所以，她比那两个女人至少经看一些。她头发蓬松，眼睛很大，眉毛浓黑，嘴唇尚有点性感。她穿一件很宽大的红毛线衣，裤子是果绿色的类似灯笼裤的那种。很像一个曾经乖态过的印度女人。

我笑着对她说：“你眉头中间如果生一粒黑痣，那活脱脱就是一个印度女人了。”

张茜茜听了非常高兴，举杯向我敬酒，说：“我尊敬的胡老师，我很珍惜这宝贵的时光。”

我以为她是在调侃，也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看来她很能喝酒，竟然一连敬了我六杯，博得了满堂喝彩。我一再声明，自己不胜酒力。她却说：“胡老师，你瞒不了我的。”她朝我的亲戚笑了笑，满脸的兴奋跟激动。

她是唯一抽烟的女人，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好感。我喜欢年轻的抽烟的女人，我并不在乎她是否把烟雾吞进肺部打个转再吐出来，而是在乎她抽烟的姿势。女人抽烟的姿势很优雅，而且悠闲。张茜茜虽然不再年轻，但她抽烟的姿势同样具有欣赏价值。她捻着兰花指，将淡蓝色的烟雾徐徐地从嘴里吐出来，再把烟灰轻巧地往烟灰缸里一弹。

我喝了很多酒，当然，还不至于醉。其实，我的酒量一般人是难以赶上的。说说笑笑吃罢饭，张茜茜叫服务员小姐把剩菜剩饭打包。竟然打了四个包，再统在一只大黑塑料袋子里。我想，这个张茜茜，肯定喂了宠物

狗，而且不止一只。大家闹着要去唱歌，我说我不去了，我实在是不晓得唱，也不喜欢那种闹哄哄的气氛。大家却不放过我，说那不行，机会难得。

张茜茜尤其反对，好像生怕我离开，急忙说：“我尊敬的胡老师，你看这么多朋友请你，你也总要给点面子吧？”

我看她这么说，明白再推脱就不够意思了，只好跟着去了。

我们到了一个叫朝天吼的歌厅。在包厢里，张茜茜一口一个“我尊敬的胡老师”，而且在唱歌之前，她一定要郑重地说：“今天跟胡老师以及这么多的朋友在一起，我感到万分高兴。现在特献上一首《无言的爱》。”

她的嗓子曾经肯定是不错的，现在呢，肯定是不行了。如果说她的嗓子像破砂罐，那又有点贬低她。尤其是往高音唱时，她竟然轻巧地虚晃了过去，像打了个省略号。我必须承认，她唱得很认真，很投入，还不时地配以动作，很像那么回事。而这个女人，一口一个尊敬的胡老师，让我觉得，她是不是有点毛病；说出来的话，总是那样的煞有介事，是不是过分认真了呢。

她每唱完一首歌，就要拍拍胸部，谦虚地说，唱得不好，唱得不好。然后，把话筒递给我，请我唱。我说我真的不会唱。她却似乎很照顾我的情绪，看我硬不唱歌，就总是敬我啤酒，而且一杯一口。还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尊敬的胡老师，我的确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。”

这样一来，我心里开始拒绝这个女人，不想齿这个女人了。对于她所说的话，我有时故意装着没听到。她并不计较，反而热情有加，不时地邀我跳舞。我说我不跳，她居然站在我面前不坐下。我只好站起来，勉强地跟她跳。我发现，其他男人邀她跳，她总是把身体隔得远远的，好像要避嫌样的。跟我跳呢，却是紧紧地搂住我。尤其是扶着我腰部的那只手，手指头还在轻轻地抠着我，好像在给我什么暗示。眼睛呢，多情地盯着我，一点也不怕人家说。我当然拒绝她的目光，我左顾右盼的，没有跟她对视过一眼。她的心理承受力却极强，居然没有流露出一丝失望，好像愿意跟我一直跳下去，甚至跳到天亮。若是一首歌唱完了，她还要埋怨地说怎么这样短呢，好像很不过瘾。

她一直坐在我身边，她的挎包跟那四个饭盒，则坐在她身边。后来，她小声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尊敬的胡老师，请你一定要把我看成一个中性人，这样，我们之间的来往才可能长久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好，我会把你看成中性人的。”心里则在嘀咕：你哪怕叫我把你看成男人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。当然，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，毕竟还得顾及人家的自尊心。

其中有个姓王的小老板——就是戴眼镜的那个，好像是搞网络的吧——长得极瘦小，皮肤白净，一边唱，一边像女人一样夸张地跳着，扬眉鼓眼，摆腰扭臀，真是肉麻死了。我尽量不去看他，只是低头喝酒。

包厢里，充斥着音乐声歌声叫声笑声掌声，我的心脏好像就要爆炸了，我后悔来到这里。我对我的亲戚说了好几次，说我要走了。张茜茜听到了，坚决不让我走。她说：“胡老师，大家难得一聚嘞。”

我的亲戚笑笑地说：“你要走我没有意见，只要张女士愿意让你走。”

张茜茜举着酒杯，说：“我当然不愿意让胡老师走的。”

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不走。

张茜茜看我不走了，高兴地说：“谢谢胡老师，这杯酒我敬你，你可以不喝。”然后，把啤酒一饮而尽，丝毫不担心她发胖的身躯胖得更厉害。

她似乎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局面。

我在饭桌上结识过许多男女，一般都是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不再有什么联系，也不再记起。我们的记忆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已遭到了严重的挑战，并且渐渐地失去了它的功能。即使是我这个远房亲戚，他如果没有跟我联系，我也会把他淡忘的。那么，我认为这个张茜茜也毫无疑问属于此类人物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就会把她彻底忘记。

唱完歌，各自回家。临分手时，张茜茜问我要电话号码，家里的跟手机的都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告诉了她。

深深的情谊与祝福，  
绵绵的思念与问候，  
愿这条短信，  
能为你带来平安与幸福，  
健康与快乐。

（摘自张茜茜发来的短信息）

第二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正做一个有关童年的温暖的梦，电话突然刺耳地响起来。我在猜想，这是谁呢？我的朋友都了解我，除了地震火灾抢银行的急事，一般来说，上午起码要到十一点才打我的电话。

我很不耐烦地接了电话，原来是张茜茜。

我问有什么事情。她兴奋地说，她认识了我，很高兴。

她肯定听出了我的声音是懒洋洋的，敏感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还在床上吧？我再说一句话好吗？”

我不便拒绝，说：“你说吧。”

她用一种伯乐的口气说：“尊敬的胡老师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好有气质的，骨子里却特别地傲，一般人你是看不起的，表面上却根本看不出来。”

我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我没有资本傲嘞。”

她打断我的话说：“不不不，你听我说，我从你眼神中可以看出，别人或许忽略了，我却可以发觉，我的眼睛有毒嘞。”她自嘲地笑起来，又说：“好，我再说一句话好吧？你不讨厌吧？”

我敷衍地说：“我哪里敢？”

她说：“当然，你讨厌也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这么个人，肚子里藏不住话的，你会原谅我吗？”

我说：“谈不上原谅，有话就说吧。”

她热情地说：“今天下午我请你吃饭，至于在哪个餐馆由你来定，只有我们两个。”她没有提到我的那个亲戚。

说实话，如果是可爱而乖态的女人请我吃饭，而且只有两个人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，我接电话的情绪也会顿时高涨起来。她请我吃饭，我却提不起精神来。这个女人我昨晚已经领教了。

我懒懒地说：“不必了，谢谢你，有朋友已经约了我，我不好推辞。”我顺便撒个谎。我实在不喜欢她，尤其是不喜欢她说“尊敬的胡老师”。

她却说：“尊敬的胡老师，那你一定要给我面子，难道我第一次约你吃饭，你就要推辞吗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你是不给我面子吧？”

我最听不得这些话，急忙说：“哪里话？的确是别人约了我的。”

她好像无计可施了，停顿了一下，想想，又说：“那……你可以带我去吗？我也好想认识你的朋友。朋友多，路子就多，是丰富的资源嘞。”

这个女人也真是的，竟然自己开口说要跟我去，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女人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朋友？谈不上。情人？更不是。她这倒是搞得我无话可说了，我总不能说带她去吃饭不太方便吧？即使有朋友约我吃饭，我也不可能带她去的，那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。最关键的是，她既不年轻，又不乖态，那么，在朋友面前我脸上光彩吗？

我只好应付地说：“那这样吧，你下午五点钟再跟我联系，看我能不能推掉朋友的饭局？”我采取缓兵之计，希望她的记忆力突然出现问题，到下午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。

她高兴起来，笑声从话筒里像高山上的流水涌过来，连连说：“尊敬的胡老师，我非常非常地感谢你。我还可以说一句话吗？”

我嗯了一声。

她有点迟疑地说：“胡老师，我想问问，你那个远房亲戚究竟怎么样？”

我老实地说：“我也跟他联系不多，这一次也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了。”

“哦。”她沉默一下，说，“他不是一个好人的。”

我惊讶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她委屈地说：“我们昨晚不是挤在的士里去唱歌吗？他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想占我的便宜。我拼命地想掰开他的手，可怎么也掰不开。如果我生气，或者动作太大，又怕伤了他的面子。这真是让我感到耻辱，我一直没有跟你说。昨晚回家之后，我大哭一场。我想，这个男人怎么能这样呢，一点也不尊重女人。”

“哦，是这么一回事，”我惊讶地说，“我也坐在旁边，怎么一点也没有发觉呢？”又分析说，“他可能是喝多了吧？”

她伤感地说：“唉，不说了，我挂电话了，你好好睡吧。”

他娘的脚，我哪里还睡得着呢？看看手表，天哪，她竟然从九点十分打到十点十分，活生生地把我童年的梦掐断了，再也捡不回来了。其实，这个电话用不着十秒钟就可以说完了，不就是请人吃饭嘛，她却用了整整一个钟头。

看来，这是一个饶舌的女人，而且不是一般地饶舌。本来一句话可以

说清楚的，她起码要用五十句，或是一百句、一千句，甚至一万句。我真有点受不了，但顾及她的面子，我没有委婉地阻止她的滔滔不绝。总之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吧，起码也是信任你吧。那为什么要阻止呢？何况，人家又没有什么事情求你。

我哪里晓得，我没有阻止，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，却助长了她无限的勇气和热情。

不因换季而不想你，  
不因路远而不念你，  
不因忙碌而疏远你，  
更不因时间的冲刷而淡忘你，  
你永远是我心灵深处的朋友。

（摘自张茜茜发来的短信息）

### 三

张茜茜的记忆力并没有出现问题，她竟然下午五点钟准时打来电话，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简直后悔死了——倒是我自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。我如果不接这个电话，不是可以免掉这桩麻烦事了吗？可我生性却偏偏喜欢接电话。而且，我在家里是一个优秀的义务话务员。不论是我父母的也好，老婆的也好，女儿的也好，我总是义务地为他们服务。

所以，我只好告诉她，我已经推掉了朋友的饭局。她一听，非常愉快地说：“谢谢胡老师给我面子。”并约我五点半在四季路的张家酒店见面。

我通常是很守时的。这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我故意在家里呆着，直到六点半才来到张家酒店。她显然早已坐在里面等我了，看我进来，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满面笑容地迎接我，没有一点等人的烦躁，也没有责怪，并说，这家酒店是她堂哥开的，紧接着，还带我认识她的堂哥。她用骄傲的口吻介绍说，胡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作家，曾经写过许多非常有名的

文章。她甚至从挎包里拿出一本新到的杂志，在她堂哥的眼前扬了扬，说，这一期就有胡老师的文章。

这话说得我脸上发烧，浑身直冒冷汗，我甚至不敢直视她的堂哥。我暗暗地责怪张茜茜：怎么搞的，随便介绍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得要用两个非常“有名”？俗不可耐。我明白自己是否有名，也清楚所写的那些东西是些什么玩意。这些年来，我只不过是给婚姻爱情家庭之类的杂志，写点奇奇怪怪的东西，骗几个稿费而已。我只不过是一个碌碌无为，尚还有一口饭吃的庸人而已。

她的堂哥不太说话，皮肤黑黑的，年龄可能比我还小。他礼貌地对我笑了笑，笑容里有一种意味深长。我心里在嘀咕，这个城市有多少酒店，她怎么偏偏把我往这里带呢？说不定，她的堂哥还误以为我是她的什么人。

张茜茜穿的是黑色灯笼裤子，白底带大红色圆形图案的衣服，还披一条极其宽大的深灰色的披风，脚上是样式古怪的白鞋子。我发现她非常讲究穿戴，而且，衣物的样式都是怪里怪气的，色彩的搭配也是不伦不类的。光是那条披风，我猜测，其面积至少有两平方米。

酒店很大，楼下是吃饭的大厅，楼上有一面墙伸出来，大约三米宽，也是吃饭的，整个装修显得比较洋气。张茜茜带我走到上层，边走边说：“胡老师，你写的这篇文章，我读了三遍，太动人了，我感动得流泪了。”我们在桌子边坐下来，这样可以对整个酒店一览无余。她坐下来以后，把宽大的披风取下来，放在椅子上，然后，总是说她每天好忙好忙的，又说上午在做什么，下午又做什么，似乎每天像竞走运动员，在这个城市窜来窜去。

她请我到她堂哥酒店来，说实话，我的感觉很不好，我情绪低落，所以，没有听清楚她究竟忙的什么。炒股？还是帮人家买东西？还是拉广告？还是到医院看某病人？还是抽彩？还是拖煤气？她显得非常疲惫，好像是需要日理万机。她一定要在吃饭前把这些事情一桩桩说给我听，好像她不能让我吃一餐轻松的晚餐。

她终于说完了，然后，呆呆地坐一阵子，才开始点酒菜。一个辣椒鱼头，一个三鲜汤，一个苋菜。酒是酒中酒霸。酒菜上来了，她亲自给我倒酒，又给自己倒上。我以为她要举杯——我有点迫不及待了，想赶紧吃完

走人，我不想听她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

她偏偏不举杯，好像还有人没有来。所以，我也不便焦急地说吃吧。

所以，那三碟菜一直晾在桌上，酒杯里的酒似乎在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弄不明白我为何还不把它喝下去。站在旁边的服务员小姐也觉得惊讶，这两个人是怎么搞的，菜上来这么久了，竟然也不吃。所以，弄得我也不敢看服务员小姐了，我无法回答她眼神里提出的问题。而且，我也觉得十分委屈，因为这并不是我要这么做的。酒店生意极好，来一趟客人，又来一趟，桌子都是满满的。其实，服务员小姐恨不得客人在五分钟内吃完离开，以便把桌子腾出来。

我们却久久没有开吃。

我有点坐不住了，扭动着身子，想把全身的烦躁跟不安扭给她看，她却好像没有看到。我又喝茶，想提醒她举酒杯，她也好像没有看到。我只好捺住性子抽烟，装模作样地听她说话。而且，我感觉到她堂哥的目光从下面向我射来。

她大口大口地抽烟，伤感地说，她女儿现在搞得不错，自己买了房子，还买了车子，而她这个做娘的，还是过得十分可怜。

我嘴巴里没有酒菜塞着，所以，只好说说话。我估计得到，她不把所有的话说完，这个晚餐我休想动筷子。所以，我劝道：“这有什么呢？青出于蓝胜于蓝。难道说，你女儿比你生活得还差，你反而高兴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说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太没有出息，害怕女儿看不起我。”

我安慰说：“那只是你的敏感而已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她忽然眼睛一亮，说：“胡老师，你不晓得，我曾经是想当画家的。”

我说：“当画家好啊，现在只要有点名气的画家，一张画出手就是几千上万。”

“我却没有画出名堂。”目光又暗淡下来。

然后，眼睛又一亮，说：“我还想过当作家的。”

我说：“当作家好啊，书畅销的话，几十万上百万的米米，都有可能的。”

“可惜的是，我没有这个恒心。”目光又暗淡了。

忽然，她的眼睛又一亮，说：“我本来还想做歌唱家的。”

我说：“当歌唱家好啊，四处走穴，走得金盆银钵的。”

她伸手摸了摸脖子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生了一次病，嗓子再也恢复不了了。”

她颇为伤心地看我一眼，求救样地说：“胡老师，你说我做什么才好。”

我叹息着说：“是呀，这倒是需要好好考虑的。”

我在想，如果她还只有一二十岁，或二三十岁，那么，还可以给她指出多个前进的方向，让她沿着我指引的光明道路大踏步前进。问题是，她已经四十七八岁了，我也不晓得她做点什么好。我面对这类年龄的女人，再不是主意很多的人了。本来，我想建议她到公园去，把脸涂得妖魔鬼怪样地扭秧歌，或跳扇舞之类，又担心说出来刺激她，因为那只是出于休闲或健身的目的。

我想，她一定也在做些事情的，至于做什么，我没有弄明白，也没有问到底的想法。所以，她真实的身份显得十分可疑。

她说，今天她女儿开车来接她去看了新买的别墅，女儿才二十多岁。

我听罢，也没有问她女儿是做什么的。如今有许多男女，你真是不便问他们的身份或职业，问得不好，就会出现尴尬。我心想，她女儿仅仅是个中专生，凭什么能够得到车子跟别墅呢，又不是中了百万大奖。再恶毒一点想，她不是某官员的小蜜，就是某大款的二奶。

我问：“你女儿的爸爸呢？”

她淡然地说：“我跟他早就离了……想起来，我那时真是太蠢了，我那时才十七岁，为了逃避下乡，就嫁给了他。我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又是没有主意的人。这个人哈尔滨的一个技术员，他对我和我母亲说，他能够办好我的迁移户口，还能够给我安排工作。所以，我们都相信了他的话。其实，他是个大骗子，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。我虽然也有满腹怨言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已经独自从南方来到北方，也只好认命了，况且，已经生了一个崽……”

“你还有崽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她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生了崽，家里的事情他也不管了，一天到晚喝酒，打牌，嫖女人。甚至还把野女人带回家里，当着我的面玩。那种屈辱，真是太难受了，我恨不得去死。我跟他吵架打架，都没有用，我奈何不了

他。他牛高马大，轻轻地就把我像甩小鸡样地甩到地上。他一点也没有改，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而且，工资也不拿回来。我真是太苦了，什么苦事情都做过。冰天雪地帮人家搬煤球，拖板车。二十一岁那年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跟他离了婚。那时，我又有了女儿。他说他要崽，我说我什么也不要，只要这个不满周岁的孩子。就这样，我抱着女儿又回到了湖南。幸好，我在湖南还有户口。不然，真是连个退身之路也没有。后来，又有人给我介绍，对方是一个基建公司的一把手。那个人死了老婆，四十多岁。我虽然带着女儿，但毕竟还有点姿色，年轻嘛。我嫁过去之后，本来日子也很好过的，却因为我这个人很随和，工人们只要有事来找我，我一定叫他给人家解决。为此，他很讨厌我，说我连一点官太太的味道也没有，搞得他在单位没有一点威信。我们为此大吵了几场，后来，就离了。”

我问：“那你后来再没有嫁人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摇摇头，猛地抽口烟，凄然地说，“其实，第二次离了之后，我还只有二十五岁。也有许多人做介绍，我却实在不想结婚了，实在不想了。”她重重地叹息着。

我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过吧？”

她直爽地说：“对，不是一个人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人。我一直跟他同居，也算是事实婚姻吧。我只有套三十多平米的房子，两室一厅，是我母亲死后留给我的。这个男人离过婚，没有房子，十年来都住在我这里，一人一间。我们约定好的，除了对方，不能把男人女人带回来，不论在家里，还是出了家门，谁也不能约束谁。唉，我跟他根本谈不上感情，就是这样过吧。”

“哦。”我叹息道。实在没有想到，这个年轻时还很乖态的女人，命运居然对她如此地不公平。

我又问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见过你那个崽吗？”

张茜茜的嘴唇微微地颤动起来，像要哭的样子，她又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说：“见过的。他十七岁那年，我突然接到前夫的电报，说崽病故了。我怎么也不相信，崽怎么会突然死去？我是搭飞机去的。我终于看到了我多年不见的崽，却是在停尸房。他静静地躺着，闭着眼睛，脸上没有痛苦。对于我来说，他是那样的陌生，小时候的样子，一点也没有了。我离开他时，他还只有三岁多。他得的是白血病。”

张茜茜说这番话时，居然很冷静，一点激动或痛苦的神情也没有，只是淡淡地说着，似乎在说别人的小孩。她手中的烟，在烟灰缸的边沿上一弹一弹，烟灰缸里已经聚积了好些烟蒂。

等了五十分钟吧，她好像才突然想起要吃饭了，一再抱歉说：“尊敬的胡老师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菜都凉了。”她举起酒杯，跟我碰一下，说：“一饮而尽。”

她很能喝酒，一口一杯，几杯酒下肚，她的脸陡然红了起来，醉眼朦胧地望着我，一点也不回避站在边上的服务员小姐。我劝她慢慢喝，她说：“胡老师，我晓得你很能喝酒，我一定要陪你喝好。”

我的确能喝酒，眼下我却一点酒兴也没有，只好心不在焉地对付。

终于，这餐漫长的饭吃完了，我想买单赶紧走人。她却坚决不让我买单，还叫服务员小姐不要收我的钱，又叫她把剩余的饭菜打包。那天点的菜不多，只打了两个包。

她挎着挎包，提着饭盒，像阿拉伯女人一样跟我走出酒店。天已大黑，街上灯光明亮。我望着宽敞的大道，暗暗地松口气，刚想对她说我回家了，她却说：“胡老师，喝茶去，你买单。”

我本来想推脱的，跟她在一起，心里负担太重了，好像一定要对她负什么责样的，所以，很不轻松，没有意思。可她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，我不去，她还以为是我小气，不想买单。

这抓住了男人的弱点。

事业正当午，身体壮如虎，  
金钱不胜数，干活不辛苦，  
悠闲像老鼠，浪漫似乐谱，  
快乐非你莫属。

（摘自张茜茜发来的短信息）

#### 四

一时无法摆脱这个女人，我十分无奈。想想也觉得好笑，我连编个理由离开她的间隙都没有。

搭上的士，我问她到哪里喝茶。她说春雨。我按她说的，来到五一路大桥下面的春雨茶馆。这个茶馆有点名气。看样子，她对那里很熟悉，摇摇晃晃地走进去，跟那个高个子女领班打招呼，问张老板在不在。女领班说：“是茜姐呀，张老板不在，到邵阳去了。”

“哦。”张茜茜似乎有点遗憾，又向那个领班隆重地介绍我，也带了两个“非常有名”，好像不说这个，别人只会收钱不会上茶样的，弄得我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。那个领班也是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，又看张茜茜一眼，微笑着点点头说，欢迎欢迎。

我坐下来。张茜茜放下挎包跟饭盒，摸出手机，给张老板打电话，高声说：“张总，我每次回来怎么都没有碰到你呢？你怎么这样忙呢？今晚我带朋友来喝茶了……”

我把脸别到一边，生怕看到别人投来的惊诧的目光。心里却在埋怨，打电话用得着这样吊嗓子吗，好像这个空间只有她一个人。我愤愤地想着，根本没有心思听她打电话，不晓得她说了些什么。

这时，我又有了吃饭时坐立不安的感觉。我不明白，这个女人到底怎么搞的，吃饭到她堂哥那里去，喝茶又到她熟人这里来，而且，每到一处都要隆重地介绍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像她是有意为之，是在向世人表明，她尽管离了婚，也尽管有一把年纪，身边却不缺男人，而且是有品位的男人。（我不是自我吹嘘，我是站在她的角度猜想。）我窥视着她的心理，我想看到她心灵深处漫延出来的隐秘的想法。

张茜茜好不容易打完电话，说：“胡老师，你说你有那么多朋友，今天你一定要叫他们来，哪怕一个也行。”

他娘的脚，我又搞不明白了，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啦？我在这里陪着还不行吗，我买单还不行吗，还非得叫我的朋友来做什么？是不是要给茶馆老板拉客？似乎不像。即使来一两个也赚不了多少钱，这么大的茶馆，并